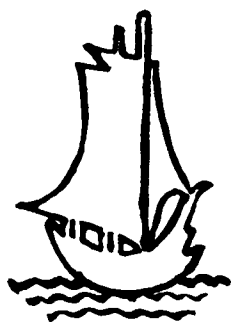


外留 史郵



一之物讀修自工職生學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初版

留 郵 外 史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每冊

一九四七年最新式樣

不平則鳴

毛慶祥題



勉其善者

毛聖棟題



原理炸彈徵文

科學家發明原子炸彈、在萬不得已之際而用之、殺人原是救人、中國科學幼稚、而哲學則自古倡明、近由哲學專家、發明一種原理炸彈、以救世界、但是原子炸彈、是有形的、而原理炸彈、是無形的、以無形制有形、以極靜尅極動、以至緩勝至速、若各界人士、能將原理炸彈、用文字詳細分析之、投函本編輯部、認爲合理者、及是否與本哲學專家同樣見解、或竟超過之、當在再版或報端公佈、第一名酬勞拾萬元、五名以上、分酬毛巾襪子等、同樣稿件、以先到爲標準、惟投稿時、須將本書一同附寄本編輯部、以便編號、而分先後、

作者鳴謝

本書封面、繪一帆船、卽代表作者之退步、而作者諸友、則正如快輪之前進、鵬程萬里、作者前三月、在某大印廠工作、而學非所用、曾發宏願、以改造環境、故自編此書、初發預約、繼招廣告、均賴各方故人協助、今特向下列各友道謝、

王家駿	孫德祐	曹天戈	李曾元	虞兆興	錢威力	許伯良	王和生	徐世雄
周曹喬	馬知亮	張廣年	黃克成	方子川	胡詠德	陳紹堂	甘振興	顏我清
馬超								等諸兄

讀者注意

本書非飯後茶餘之消遣小說、乃係富有研究性之讀物、本書受一種宗教之使命、以博愛、戒殺爲宣傳之主要目的、希望全世界人類、一齊聯合起來、大家轉移互相殘殺之目光、來與人類公敵之毒菌、（書中已有論及）作爭奪戰、再來研究天之上地之下、各種新問題、（書中那略有論及）方能奪天地之造化、取宇宙之玄妙、一代不成功、繼之以數代或數十代、必有成功之一日、那時人羣不事爭殺之毀滅、時代巨輪之推進、必一日千里、人類可駕電飛行、衣食住三種、亦得由科學解決、與世各無所爭、人壽至少可活五百歲、或永生亦無不可、讀此段言論之諸君、必謂作者發神經病了、然請看今日之原子炸彈、若在前三年、有人預言之、試問有誰人能信否、故今時之推測、其安知非後日之事實乎、（以上積極辦法）處此過渡時代、人民之立足、自必較平時更爲困難、可效法聖雄甘地、以不抵抗爲抵抗主義、使英國傾全國之威力、不能屈服一甘地、吾人何方以消極爲積極主義、與自私者以不合作、今以小喻大、若開汽車者、目無行人、橫衝直撞、不顧他人生命、吾人可另覓一處行走之、或居住之、讓此般無心肝之人、自成一國、自相撞殺、又譬如多金條洋房資產之富人、吾人避而遠之、決計不與合作、亦不加爭奪、視金條如草條、洋房似坟墓、則天下太平矣、（以上消極辦法）

序

留郵一書、可分數面觀看、從正面言、一位血性青年、賦性純篤、姿質穎慧、抱負遠大、態度高爽、自小學至最高學府、其間因事間斷、由商業而轉爲郵員、其中經過不少時間、然從未頃刻忘懷學問、此乃天生好學之人也、從反面言、就其所述一切形形色色、流氓圖也、戰爭史也、社會之怪現狀也、讀者幸而生於太平之世、絕未遭此鞫凶、鮮有不懷疑其爲海市蜃樓者、然現在讀者可謂同罹此厄、事實固不能盡同、而被禍亦分深淺、顧尙少有歷叙其情節、揭示於將來、此書獨能以生花之筆、繪影繪聲、使人俄而恐懼、俄而解頤、而歸結歎息痛恨於人心之陷溺、政治之不良、則著者特具深意、眞乃有心人也、文筆之爽朗而詳達、詞賦之藻麗而簡潔、骨肉手足之間、師友周旋之際、在在深露天良至性、絕無虛偽掩飾、躍入其中、此可從其側面旁面隨處可見、故敢斷言雖曾經商、而實乃爲我道中人、忠實之學者也、讀此書者、固堪增廣其見聞、而尤貴在對於社會之蠱惑、藉有此書之敘述、便作涉世之粉本、庶幾有符乎著者之初衷、予不憚辭費、觀縷闡述、未審有合於問序之心乎、不暇計及已、歲次丙戌春三月古華亭醉白翁陳子鶴、

自序一

著作小說、談何容易、不才如余、豈敢效顰、昔日韓文公貶潮州、王陽明謫龍場、因而感悟天地間許多玄理、發揮不少思想、不佞何敢自比前賢、而遠適異地、朝暮傷感、個中苦情、或有一二相似之處、懽自調處衡陽、當日交通困難、生活奇高、飲食起居、種種不慣、且日處飛機炸彈威力之下、憂

憤之餘、寫作今昔見聞數篇、不平則鳴、亦猶屈大夫之作離騷歟、惟內雜白話文書、而無結構、祇因有暇隨寫、並非一氣呵成、但求率真、不加修飾、如一種西書裝釘、不裁製齊整、以創造別成一家之格式、亦猶票友初次登台、唱做不能自然耳、是書定名留郵外史、言在衡郵一瞥中、摘其往日所經歷之事、拉雜書之、然並非全部寫郵中之事、惟題名留郵、故起首先寫郵中生活、中後各段、則追敘書中人少年時代之生活、及其活潑強毅之志趣、書中三人、即爲一人、以一個勇往直前的青年、卒爲世務所縛、生計所累、輾轉呻吟於社會樊籠之中、迄今已屆中年、一事無成、當爲世上同病者所表同情也、

自序二

不佞對於論文及國史、曾略加研究、在廿三歲任甯波毓才中學教授時、出一本「學餘談助」、專重史論及時文、故小說一道、係門外漢、這部留郵外史、連楔子共十一回、雖非名貴之作、然作者於廿五歲上寫起、及至四十六歲完成、費時廿二年、平均每二年寫一回、與另一種小說、憑空虛構、搭出樓台亭閣者不同、其描寫書中主人翁、由青年以至將老、處處竭力想上進、偏偏重重遇壓迫、昔日曹操自幼便好、黃巢自幼便凶、書中人自幼便好學、十九歲即成書寫名家、自以爲將來必在文學界發展、不料自考入郵局、每天祇用鉛筆寫千萬個號碼字、連毛筆無緣見面、遑論其他文字、受環境之支配、而改變一生方針、此中歲月、血與淚俱、蓋十年窗下、磨穿鐵硯之才具、而在郵局、學非所用、經十六載、鬱鬱不得志而去、實千古第一憾事、惜作者不才、本書不能描寫其傷心史之萬一也、

第一回 陳小甫下遠走湘粵

數番受驚跋涉祁衡……………九

第二回 鄭麒書長沙恨易簪

梁蛟騰湘潭痛遺珠……………一三

第三回 大學教授考充郵員

小舖夥計升作行長……………二〇

第四回 留學生三角成戀愛

教育家一棒得光明……………二八

第五回 客滬濱暫作書賈子

旋甬里再進學府門……………三七

第六回 欺同窗新生遭凌辱

鬧飯廳學子釀風潮

第七回 課餘運動弱軀轉強

春際遊行豪襟益爽……………五四

第八回 插班滬江本有厥志

轉學杭垣實違初衷……………六〇

第九回 銷豪氣中毒交易所

執教鞭講學泗洲堂……………六五

第十回 羨慕新潮幾沉孽海

歸依舊教可脫陷阱……………七四

楔子

變上變人心方得見 苦中苦功績化烏有

佛曰、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老曰虛無、一切皆空、蓋世人正爲具有此身、方生煩惱、遂至目有所見、耳有所聞、心有所欲、貪嗔愛惡、時動於中、勞形傷神、不至絕滅不休、貧者羨富、賤者慕貴、不知富貴者、煩惱更多、太古之世、民氣淳厚、居石洞、衣木葉、食藜藿、與人無爭、故能四方無事、天下太平、近今物質文明、競爭日烈、加以苛稅重賦、地位優越者、稍能苟延殘喘、遭時不遇者、只得滿墳溝壑、都市繁捐、更重於縣邑、鄉村苛索之名目、自較城區減少、而深山窮壤、更無酷吏之搜括、昔人嘗比苛政猛於虎、闔家避入深山、不畏猛虎懼重賦、嗚呼、安得廣廈千萬間、藏遍天下有緣人、起首言佛、作者並非提倡迷信、蓋佛學乃哲學、此中自有一種真理、却說四明縣、芝蘭街、有一個廣福禪寺、起於唐朝天寶元年、屢經修建、至清代光緒年間、由方丈謙受大師主持、他是個道高眼慧之僧、廿年後有同縣富戶方不凡、號百萬、爲省中參議、常來寺中走動、與方丈交頗莫逆、謙受常勸他、急流勇退、免午後日煩惱、可是方不凡、財勢兩旺、一呼百諾、人人敬羨、個個愛慕、正在炙手可熱、得意忘形之時、怎捨得良鋪廣廈、嬌妻美妾、一時猶豫難決、謙受因觀他、看不破世情、參不透玄理、乃在一日清晨、邀不凡入殿後密室、低低說道、老僧觀你根基甚深、欲將九轉玄功、七二變化、此處看似迷信、實不今日用迷信、讀後便知、速成方法、傳授與你、日後自有好處、不知你願學否、不凡聽了大喜、當即拜老僧爲師、自此常來寺中請教、果然學得法力無邊、神通廣大、一日、不凡備了一席上等酒筵、約了表兄李光、知友張和、店中掌櫃毛吹、家裏賬房郝拍等、在他府上吃酒、原來李光張和、本來十分貧窮、經不凡一手提拔、

後來各人、居然亦有數萬家私、毛郝二人、乃是拘謹君子、平日目不邪視、足不亂步、勤儉過人、上下謙虛、所以使得不凡十分信任、將店裏家裏、一切重要事務、部託二人辦理、當日四人、均被邀來、坐了一桌、大家起來對主人謝道、多承你老人家寵愛、賜了我們酒席、只是常常叨擾、實在於心不安、不凡敬過了酒、對衆人拱手笑道、不凡仰承祖上餘蔭、得有今日家財、心滿意足、只是在家、一日三餐、飽暖無事、甚覺無聊、想在下月初上、往京中走動一次、一來出外、廣些眼界、二則可以順便販些此處缺少的貨物回來、不過我出門去、少則半載、多則一年、外事託毛掌櫃、內事煩郝賬席、而義莊族中、一切大小事務、則請李張二兄主持、想各位決不辭勞的、說着將酒杯一照、先乾了一杯、衆人亦各自飲了自己面前的酒、大家起來說道、這是我等份內之事、請主人放心、平日你老人家、所定舊規老例、我們一些兒不更動就是了、當下不凡聽了衆人言語、十分歡喜、這日無非請大家用了排翅海參、鷄鴨魚肉之類、吃得酒醉飯飽、賓主方才盡歡而散、隔了數日、是三月初一、方不凡在內室叮囑着妻妾、吩咐過幼子、便緩步到客廳裏來、見有許多親友、前來送行、廳前推了許多食物、魏三上來握手、沈四前來殷勤、大家都向他道着順風、不凡一一謝了、他臨行時、祇攜着隨身被舖一件、提箱一只、不帶僕役服侍、僱一乘轎子、抬到碼頭、由李張毛郝四人、及許多親友相送、衆人來至船上、大家依依不捨、待汽笛催人、方纔各人對他、道聲珍重而別、不料方不凡、一去三月、音信全無、家中起課向卦、俱說人已落空、妻啼妾哭、鬧得六宅不安、直至六月十五、有一個不凡同鄉、來自京都、說不凡至京、與他同住一個客棧、四月十八清早、二人一道出門、往郊外萬壽山遊覽、歸時已近黃昏、忽然山後起了一陣狂風、霎時飛沙走石、大有拔樹傾屋之勢、驟見大蟲一隻、目山上撲來、二人嚇得毛髮直豎、知覺全無、那虎川前爪將方不凡攫去、他驚醒過來、連忙奔去相尋、在半山中、覺得不凡的一只右足鞋子、拿了轉來、今日做個紀念、說時便將一個紙包打開、取出鞋子作証、不凡的妻妾幼子、一見舊物、哭得死去活來、當時李張毛郝、也知道了、便趕來相勸、一場悲

劇、暫告閉幕、後來方不凡的屍骨找不到、只好用鞋代葬、可是他的家道、漸漸地落了、那幾處綢舖和銀樓、毛總掌櫃說是虧負數十萬倒閉了、不凡的兒子尚幼、妻室乃是女流之輩、亦無人前去查賬、就此作罷、過了幾時、他家裏愛妾、跟着賬房都拍捲跑了、祇賸下老妻小兒、只靠鄉田度日、不判李光張和、亦起黑心、以爲人在勢在、人亡勢亡、欺弄孤兒寡婦、將田契騙到了手、兩人均分、害得他母子倆、連吃飯都發生問題、不得已將粉裝玉琢的兒子、送到泥水匠阿土處、做個學徒、終日弄得泥污滿臉、不過混一口飯吃、一天黃昏、西風驟緊、大雪猛降、不凡的妻、正在飢寒交迫情光、突然來了一個化緣的癩頭長鬚黑面和尚、向不凡妻子說道、賢妻你受着許多苦了、他的妻子大驚道、野和尚不要胡說、拙夫早已去世了、那和尚用手將長鬚拉落、癩皮揭去、黑面擦脫、立即現出方不凡原形見可從前神機時代的迷信、都是這一套戲法、使他的妻子、又喜又驚、喜的是重見丈夫、驚的是何以死去復生、當時不凡拍手笑道、善哉善哉、這一段因果、待我緩緩地、詳細告訴與你、煩你倒一杯開水、止住我的口渴、她就拿了一壺熱水、放在不凡面前、不凡潤了口、說道、自從受了謙受大師的點化、我便悟了大道、深曉世上無真是非、天下多假仁義、三十年前的中國、是神權時代、全迷信時代、良善的、多由敬畏而生馴服心、但是凶頑的、和狡詐之徒、反而各走極端、借鬼神爲愚民政策、適足以害民、每見敬神拜佛者、口中喃喃不休、無非爲一己之個人、或一家求福、求壽、求財、一種自私自利之心、牢不可破、每爲黠者所暗笑、與其所謂、爲善不昌、祖宗有餘殃、殃盡必昌、爲惡不滅、祖宗有餘德、德盡必滅、執若說、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因爲前者之說、太迂緩了、不如後者之言、來得迅疾、近世雖然科學倡明、廢除迷信、但是因果二字、百世不滅、造善因必得善果、造惡因必得惡果、其間雖有少數、或暫時不得其平、然而終究不能代表大多數及永久耳、譬如種米必得米、種麥必得麥、收成或有少多少、時間或有先後、但是米麥決不爲改變、我自從看破世情、所以那日決心出門、遊歷各處名山大川、訪求道深師友、自然得了許多進步、纔知道從前中國的法術、就是今日外洋的科學、（原來如

此）飛機是騰雲、潛艇是入海、無線電是順風耳、現身機（雷達）是千里眼、他如隱身變幻各法、科學家正在研究之中、因為中國從前的法師和術士、多數不肯公開祕密、惟知將法術傳諸子孫、不知子孫有智愚不同、傳至愚者、遂失真意、故說今日西洋所謂科學、即昔時中國所謂法術、外國人將科學積極共同研究、精益求精來進、甚至自青年到白髮、不肯放棄一種科學、中外比較之下、所以科學日進、法術日退、我的道根尚淺、只在謙受大師之前、學着一些皮毛、和遮眼小法、不能自然變化、只能科學化粧、（其實那有自然變化之理）但是用之於世、已經够了、大凡世人、都免不了了一個貪字、和一個假字、譬如李張毛郝四人、見我在錢旺、做出十分殷勤樣子、都是假的、聞我被虎所噬而死、則各人的貪心、便油然而生、天良蒙蔽、法律置致腦後、道德更不必論矣、其實各人費了許多心計、揮下不少金錢、亦無非在銀行裏儲金簿上、加了幾個圈圈、當時我略施遮眼小法、他們立現原形、真假便分、過去的事、自有一重因果、不必說了、現在我和你到後面菜園裏、去看一件東西、再來談話、不凡一面說、一面拿了一把鋤頭、和他的妻子、同到後園之中、用手向那東首一顆槐樹下的泥土、鋤開一個大窟窿來、發現一只小龜、十分沉重、當時和他妻子、一同扛了進去、到房間裏、放了下來、他對她說、這裏面有許多黃金、足夠你們母子、一生吃用、兒子的生相厚道、天庭飽滿、將來必定發跡、光大門楣、你要好好教養、現在我是飄萍無蹤、各處訪道、過了二十年、再來相渡、我此刻另無他言、就此告別了、方夫人是知道他的脾氣、也不敢攔阻、不凡便瀟灑地出門去了、一天他到了南嶽衡山、在一家鄉村小飯店裏進午餐、見對面來了一輛郵車、車上滿堆着郵袋、那時停了下來、走下三個人來、亦到店中用飯、第一個司機、第二個押車、第三個却是從長沙調往衡陽的郵員、三人坐在一桌用膳、鄉間祇有鷄子豬肉和青菜、叫了幾樣、大家同吃、不凡聽那郵員操着同鄉口音、看他形狀、雖然滿面風塵、但是精神健旺、氣概非凡、知道這人、也非等閒之輩、便過來拱手問道、閣下尊姓大名、那郵員起身答道、在下四明山人、姓黃名麟、今日由長沙疏散到衡陽去服務的、不凡點頭說

道、原來異地遇着鄉人、巧極巧極、老朽喻知相法、今觀閣下氣色、面帶晦紋、前途尚有許多荆棘、作事勞而無功、我本想勸你退休暫避、但是彼此萍水相逢、憑着三言二語、諒你也不肯深信、然而我有一本悟真篇、上面還有四句偈言、作臨別贈品、說着便自懷中取出一尺長、四寸闊書冊一本、隨手交與黃麟、黃麟接來一看、上有四句偈言寫道、

衡祁逢尅罷休、困守春申七載、

舊春運轉厄退、自有高人扶持、

還有悟真篇的開場語、就是說螭蟻和黃牛一樣大、一個一百歲而死的老翁、與剛纔出世數分鐘而夭折的嬰孩、是同樣壽命、千萬家財的富人、與兩袖清風的窮漢、其身外所有、是同樣的、提倡這一種特別學說、叫黃麟好好研究、傳與世人、則天下自然太平、黃麟看過了偈言及悟真篇綱要、謝過了不凡、會了飯賬、和同伴坐入郵車、不凡對他說道、十年後在龍山再會、遂揚長而去、當日六時、黃麟到達衡陽、遇上海老同事五六人、大家寄宿廣東酒店、在菜根香館子吃晚膳、夜來各旅館受提倡新生活人員及憲兵稽查、絕對禁止賭博宿娼、但私門頭很多、其費用較上海大數倍、專供一種人插足、當時該地軍警森嚴、晚間十一時戒嚴、若逢要人過境、隨時不准行走、聽說一天有個書店經理赴友人之宴、多飲幾杯酒、歸來已在戒嚴時間、途遇兵士喝問口令、他在醉中、隨口答道老百姓、竟得放行、或者湊巧、這日口令是白興二字、老百姓三字快呼之、却似白興、所以弄拙成巧、總算被他混過、有一天黃麟由衡陽郵局、乘了郵車赴祁陽公幹、因中途數次被警報阻止前進、所以至祁陽城外、亦在深夜戒嚴時間、城門口警衛密佈、黃麟身着常青銅鈕制服、手提司的克、卓履橐橐、使聽差高持避風燈、昂然前進、守衛疑是查夜長官、連忙丟脫香煙頭、舉槍致敬、這位西貝長官、亦得不受戒嚴的拘束、而進入城中

以下是黃麟的一篇小記、自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六日上午十一時、衡陽慘遭狂炸、所有繁盛之區、俱化灰燼、如楚南、樂園、四五六、快樂林等、各大酒家、以及旅社、不下廿餘處、全城精華、燬滅三分之二、此時金桂浙贛路、時虞斷絕、至此旅途又變、余自遭長沙大火、疏散至衡、同姜鐵鳳、沈壽

鄉、汪杰甫、趙良康等、同住玉環街廿一號、破屋泥地、不蔽風雨、其地一日數警、男女傭工、皆逃鄉僻、故凡飲食、皆須自動、每日辦公之外、還須揩台、掃地、擦油燈、扇煤爐、如此困守、氣悶萬狀、病魔遂來相擾、乃向當局乞准病假、同鄉調理、四月七日、余以劫後餘生、扶病渡江而東、在十分擁擠衡曲車中、總算買到三等車票一張、但車中找不到一個插足之地、幸遇郵政同事、代爲設法、在鐵篷車郵政間中、暫得安身、夜間十二時四十分開車、次午（八日）經廣東碎石、發見天空日之外圍、有五彩大圓圈、列數小時始散、爲生平所創見、不知天文家有何說頭、下午六時抵曲江、過長約里許由水門汀製就之大橋、風景頗佳、兩旁房屋、多係香港式樣、有偉大中山公園、網籃球場、皆有健兒角逐、內有紀念沙溪林隊長殉難亭、師長李漢魂題云、「捨軀衛衆、」亭名觀感、刻有一聯、上首是觀覽豐碑慚後死、下句是感懷危局愧先生、曲江又名韶關、或韶州、馬路開闢、均係水門汀製就、平滑清潔、與衡陽泥土馬路、破舊房屋相比、不啻有霄壤之別、大旅舍皆告客滿、祇得住小客棧、點無罩油燈、睡三塊硬板、每天棧費六角、飯食茶點之處、較衡陽廉而且美、大洋一元、可作小洋十四角四分、四月九日、卽星期日、公路車均告客滿、等候二月、尙無空位、大有行不得也之嘆、心內急如油沸、連日設法、毫無把握、十日清晨四時半、方始找到裝茶葉卡車一輛、言明廿六元一人、帶至潮安、車夫見余攜有行李、拒絕安放、正在交涉、空襲警報驟發、大家往奔郊外疏散、早上五時半回棧、幸由司機攔客來兜生意、付二倍代價、方得渡過難關、路上憲兵稽查嚴密、中午在河源吃飯、汽車老舊、半途常停、深夜十二時、歇在鄉村、蚊子大而多、茶水黑而臭、十一日晨五時半開車、十一時半抵興寧、寓交通旅社、行李甫卸、警報猛作、大家往郊外疏散、二時後解除、上館子吃飯、該處有大新及大華街、兩旁房屋齊整、街道雖不十分寬闊、而清雅平整、民衆體育場甚是雄偉、反觀湘省名城、如長沙衡陽、找不到一處好的公衆運動場、或是半個幽雅的公園、馬路則泥土滿地、晴天灰沙飛揚、雨季水污四射、死鼠到處可見、糞穢隨地皆是、粵人受歐化最先、一切前進、非他省

可及、人民風氣雄壯、不尙虛偽、如路遇不平、肯拔刀相助、十二晨六時、另僱卡車、坐位侷促、下午一時一刻、抵揭陽中膳、食客始得飽嘗海鮮、三時乘電船、晚七時抵汕頭、寓永平旅社、如入仙宮、至永平酒家川晚膳、有龍蝦黃魚新鮮海味、惜病中不能下箸、座間遇上海外調同事數十人、在汕頭候車、余多日未浴、是晚始得洗澡、身體頓爽、十三晨往醫生處種痘并購得船票、下午三時半、下怡和泰生輪、六時開船、次晨十四、因暈船不能食飯、十五午後、天空多霧、夜間拋錨在吳淞口外停泊、十六清晨五時開船、九點抵申、平十六舖碼頭、那時黃麟由申返鄉調理身體、不料一月之後、湘局長花廷端于中途收回湘局指令四九八號、（此有歷史性之四九八號指令、迄今尚在黃麟之手、欲待政治清明之日、訴諸當局、向湘局算清這筆怨賬、）朝令暮改、將黃麟辭退、十六載成績、廢于一且、數年來之希望、化作灰燼、殊多感慨、茲錄其自鄉間、致一書與其舊同事胡海清云、

海清足下、客歲之夏、榮調昆明、得展抱負、幸甚幸甚、我寄孤島、憂心如焚、望風遠想、能不悵然、前者同調長沙服務、同志同心、一室相對、朝暮相見、情踰骨肉、未經二月、君以直言、回家候令、我留省城、日夜勞作、君去之後、如傷手足、有失聯繫、知友既去、誰與決事、舉目生人、不知情性、湘中氣候、春濕夏燥、多食酸辣乾苦之味、近海之人、飲食不慣、起居各異、我本畏熱、再加辣食、內外交攻、疾病斯生、治之乏術、不准疏散、不准候令、嗟夫海清、麟獨何身、能不萎哉、長沙大火、衣舖盡燬、服務數月、勤勞轉運、粵漢路斷、功廢一旦、身同飄萍、爲世所悲、子歸受逸、我留受勞、命也何如、乃以食少事繁、憂勞可以致病、所幸局座特准、遂得返鄉就醫、傷已忽來尅星兮、強阻我之歸路、我之病軀、等於野鶴、不受束縛、乃遭辭退、於心何甘、每一念至、忽然如癡、麟何敢偷安以自逸、苟且以獨樂、顧上人于我已矣、賣力無益、適足增慚、故每攘臂自勵、安分待命、鄰左之人、見麟如此、常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不知我心、祇令人悲、增切恨耳、嗟乎海清、人之命運、窮通有時、雖有智慧、難與命爭、此自古已然耳、昔麟在青年、考得職位、捨棄數

務、改習郵政、以圖新展、孰知學非所用、抱冲霄之志、受樊籠之困、仰上司之威、會上十新策、一不見採用、亦發意見書、未得表同情、當局徒有虛心、屬下陳言、終不盡美、豈無一善、然區區之心、尚未悔退、麟雖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尚有望焉、麟本儒人、自幼便奇、名師薰陶、益友切磋、身雖渺小、心雄萬夫、投筆之願、已成過去、鸛鳴起舞、尚足自勵、自從考取、等于賣身、常以機械工作、束縛手足、商店學徒、三載可滿、惟習郵務、常相更調、每以他省外府、一年數換、舉目無親、人事兩疎、棄熟就生、忍氣吞聲、以深老之資格、俯首求人、常此時也、進退兩難之際、趨不前之期、一紙令下、急于星火、限時束裝、覺命令之嚴、披星戴月、知行程之促、昔日投考、以數千之衆、錄取數十、智體兼全、始得選用、方可入役、仰承主管之面、懷不可犯、麟于此時、可爲忍耐矣、而不知者云云、苟怨麟以去職、然麟去職過也、海清視麟、豈偷安之士、而惜力之人哉、寧有失職位難生計、而反爲利者乎、然麟之退、乃不得已、出乎上人之誤會、將錯以就錯耳、豈以知進而不知有退、知前不知有後也、昔子陵寧守釣魚之台、淵明不爲五斗折腰、蓋士可無傲氣、不可無傲骨、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隱不能反成俗子、業未就而生產艱難、此麟之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嘗云、當局與人過薄、與昔相比、乃有霄壤之別、改已訂良章、剝奪公益、保障日少、賢士漸去、其餘老成忠信之人、埋頭苦幹之徒、皆有相當成績、具堅忍之志、而派別不同、遂至意氣不投、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衆意之難合、誰不爲之痛心哉、朋輩之中、服務于此者、有三十餘載、徒失聯絡之心、粉碎固有之程、此老成同志、所以握筆而長嘆也、是誠薄矣哉、且足下昔調黔蜀間、行萬里之路、途遇強暴、至於行囊盡去、顛沛流離、幾死窮僻之壤、青春遷蕩、半老未歸、中途妻死、子女何依、此天下所傷心、世界所酸鼻也、憶昔冬寒、君操深夜工作、乃受職務之驅使、家閉戶、已入黑甜之鄉、作黃梁之夢、令嫂待子、更盡不敢獨寢、倦極還特假寐、無疾言勵色、怨子之職、而足下服務如舊、昔日同苦者、患難相隨之人、而今安在哉、子之境遇、可謂悲痛矣、此足以

使在者寒心、欲來者裹足耳、因使遠聽之人、疾首蹙額、互道刻薄、所謂君子、乃漸退者矣、昔人有言、衆人待之、衆人報之、國士待之、國士報之、麟誠留戀、而人豈復能眷眷乎、男兒青年不成名、壯時而再因循、必待衰老以自誤、蓋世氣概、與草木同腐流水長逝耶、願足下好自爲之、嗟乎海清、夫復何言、相去路遠、音信常斷、竚候箴言之教、何時祥雲南來、并望爲我轉告各友、勉力工作、從事新展、勿以運蹇之人、引以爲念、盼君自愛、如因風便、惠我德音、黃麟頓首、

第一回 一令甫下遠走湘粵 數番受驚跋涉祁衡

爲什麼到今日、這世界愈形混亂、這社會愈覺紛擾呢、皆因人的利慾薰心、又因祇顧自己適意、不知他人痛苦、小而至於巧取豪奪、殺人放火、大而至於世界戰爭、亡國滅種、譬如有幾個開車擾禍之人、不顧路上一切、橫衝直撞、飛越過去、使人遇着危險、若是他能想到、假使我自己被車碰倒、同時在我身上、我也爲流血、我也爲殘廢、我也爲死亡、這就不爲這樣發狂了、又譬如歡喜殺人放火之人、若是所殺的、是自己親人、所焚的、是自己產業、他也決不爲這樣發狂了、講到爲利慾驅使而爭鬥、更是愚不可及、本來上古時代、聖人造一種弓箭武器、是爲驅除毒蛇猛獸而用、又造舟車之類、亦爲洪水泛濫、路途崎嶇、用舟浮之、用車推之、使人們得到許多平安和利益、想不到後人、以此推想、逐漸進步、構造最利害的軍器、用水艦飛船來殺人、是失却聖人原來的真意了、人和物都是在地球上、受着太陽底熱力所產生的、地球不過天之下、很小一個泥土所結成的體質、人類居住上面、佔地不過千萬分之一、尚有許多肥田沃土、未曾發現、人們不想大家設法找尋、反而要在人家已經找到的地方去搶奪、豈不太呆了麼、人類在地上、是受到許多苦楚、及經歷許多困難而生存的、上古之時、毒蛇猛獸、既被驅於山外、洪水復泛濫於世上、人類險被全數漂沒、幸有聖人出世、用大智大